

釋

文

紀

三六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四十一

明梅鼎祚輯

隋

釋彥琮

姓李趙郡柏人入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賦詞宏瞻精理通顯大業六年卒

福田論

大業三年新下今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啟請者茲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

竟不行彥琮乃著福田論以抗之帝後朝見諸沙門茲無致敬者

論曰昔在東晉大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

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作沙
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
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敘更號
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
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為
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
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
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

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
本僧為弟子宗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
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千之載宏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
此至極寢聲滅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
聖賢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為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
殿像法通於洛浦竝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
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
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

為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中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荆蠻革面馬牛回

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
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宏造高大自許卑恭頓
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通得成聖果道被
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剝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
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
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
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
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

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拜謁必遵朝典獨
有沙門敢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
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
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
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
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辨試舉
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
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

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
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
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
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
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
家慈聽入道斷羸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
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
報乃深徵以身敬收利蓋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

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
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
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
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唯存仰福為尊
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
更為敘是謂無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
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
典如塔之貴如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志

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宏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
髮之辰天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懽妓女聊被無漏
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
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
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
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
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
實信心平等或其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既宏納

佛亦通在食看佛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
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福田之最為
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
升雲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辨才新學
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
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
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
跡警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

既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為希有假宏教化難
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
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幼有序先後無雜未有一
出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
而鼓盆子葬羸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
乎況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辨是謂第
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
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
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
斯有為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
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
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
輩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為神所禮王寧反受
其敬上下參差翻為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今神擁
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

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
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
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
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
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為孝計非不孝之罪不
以拜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
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按多羅妙
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利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為護四信

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
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
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宏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
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
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
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
草偃既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
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

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
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
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
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
官本置太常專同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
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
規閒逸相學剃翦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
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網即墜民貫既同典祀詎合稱

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